

散文組首獎

南方

劉瓌萌



作者簡介

一九九六年出生於高雄。曾獲馭墨三城文學獎、月涵文學獎。

得獎感言

感謝ㄐ和ㄓ陪我一同狂瀾。感謝ㄊ陪我度過跳彈簧床的日子，在漩渦裡你就是真實。

為什麼一個人可以有那麼多的惡意？

我站在面西的海灣。淺灰色的沙灘與深灰色的天，頭重腳輕地倒立著。海風潮濕如吻，浪花的唾沫在踝上悄悄地風乾。遠方有貨櫃的大船，有捕魚的小船。大船與小船與魚，是他們與你與我的關係。你是漁人，南方是你的漁場。如果魚沒有逃跑的意志，那還可以說是被捕到嗎？我別無選擇，捕獲我的是生活，不是你。

一切都因為溫度。在北方的時候我鎮日抱著那台笨重筆電。螢幕的冷光有一種寒氣，我向螢幕望進去看見你，如果你也看得見我，那大概像從冷凍櫃的小窗望見裡頭的滿臉冰霜。北方受困於這十四吋的方框裡，與同樣來自南方的你，與來自北方的她，都是。冬天的最冷在方框拉出的那個白色房間，我與我甬道中的你，連同這個房間，一同沉積到潭水的最深最下層去。那夜之後我經常地往腿間摸過去，總覺得那裡有一團爐火，微弱地發燙。

「妳知道自己要什麼嗎？」

我知道。知道的定義是相信且實在。我相信自己，但不肯定實在。我有時候分不清楚夢和現實，我擁有一切對你的直觀和概念，卻不能肯定你的在場。

為了延續彼此體內的溫度，我們南下到太熱的出生地。北方讓人受傷，逃到南方又何嘗不是延續這種受傷？我有一種不安的預感，卻不能抵抗生物性。生物的移動是因為移動而移動，吃完一區的溫暖，再吃完另一區的溫暖。不管是遷徙或逃亡，都沒有稱為家的地方。

但我懷疑我們之間有過任何一種植被。鹹水還能種出什麼？我只覺得自己飄浮在幽暗海水之上，被季風推著向南。黑色的海裡有更黑的影子。

從高鐵換捷運。向南，然後向西。一路向出生地。沒有太多行李，逃亡的簡便。你的毛外套不斷摩蹭我的左臂，像一種小動物。好像我們是遷徙動物群中的一隻鹿，此刻竟也對你產生一種革命情感。

小區有舊羊皮紙的顏色和味道，薄得透光，從捷運口踏出來，穿破它，像一個燈籠有了裂縫。街道很有餘裕，矮房比肩而坐。小區就是我內在房間的形象化。肉紅磚道與柏油路的界線，被灰磚圈圍住，隔著鞋底都感覺得到暖烘烘的氣息，暖烘烘讓人融化。我也就成為黑色海洋裡一座肉紅色的小島了。你的慾望與惡意之海。

貼著河的邊緣，陽光鋪在你的肩頭，勾出香草色的毛

邊。緊緊握住你的手，握到你的手汗浸濕我的手心。磨石子矮柱以鐵鏽鍊相接，兩岸海蟑螂群群地竄。

我想到河水的鹹味。這是一座有很多水卻經常缺水的城市。

一路我們非常安靜，因為被允許說的話不多。安靜就像一池墨綠的潭水。潭水下有一條大魚，很多質問冒泡泡地孵出來。我一直期待大魚躍穿潭面，但牠只是一動也不動，一動也不動地變成一座島。南下的濕氣讓島生霧。霧纏繞口鼻，奪去聲音，聲音變成雨雲，開口又吞進更多的霧。泡泡一顆一顆在浮出來前都破光了。

「我們應該去哪裡？」

我知道我想去哪裡，卻不確定我們應該去哪裡。如果有一張地圖，每一個地點都有一個名字，那裡頭不會有我。你的地圖在我之前就已經完成了，你也都走遍傷遍了，而我把每個地標都留給了你。這不公平。

一座沒有反抗意志的小島可以算是被征服嗎？

沿河而下，是海港。

路的盡頭掉進海底溶化。岸邊倉庫與倉庫並排，貨櫃與貨櫃並排。零星的人群走進倉庫的子宮裡。岸上的貨櫃，看起來有擱淺的樣子。原來從甲板到陸地也是一種擱

淺嗎？那由南向北的遷徙是不是也是一種擱淺？港灣的北面有沙灘。我站在沙灘，面西。雨雲翻過天際線爬上來。

海風銜著砂粒，一道道挫傷。浪花節節敗退，說過的話牽著未說的話在沙灘上行走，留下腳印與傷口。你沉默的理由和藉口我都知道。我開口，將說的都落在海面，蒼白，而且徒勞。

風雨如晦，像要掀起整座沙灘尋找遺落的什麼，如此偏執。

下過雨的夜景濡濕在一片流金之中。我們在黑暗的那一側徒步上山。山頂的紅磚洋房，在鹵素燈光中透出金色，一片祥氣。我靠在洋房的圍欄上俯望，如果海平面上升或海嘯來襲，這裡大概是眺望末日的好地方。海水取代陸地，山丘成為小島。作為一座頑固小島的我，原來是否也是一座山？

想到地科。山上的石灰岩是古代的珊瑚礁。原來人類的末日對山而言只是永劫回歸而已。山與島。港灣的船上下起伏，像大海熟睡時韻律的呼吸。

我在島的制高點燃烽火，轟轟焚山。面向大海，像背著一山的光與熱。大霧中有嗚嗚汽笛。如果不是靠岸，何必鳴響汽笛？

摸黑下山，山的一側有蟋蟀鳴叫，海的一側有均勻的波浪之心音。燈火在你的鏡片中明滅，像蠟燭或煙花。

只剩下一個地方可以去。

坐捷運，向東。從海港到都心。

電扶梯下潛，我們下潛。洋流是海底的快速道路。

這是城市裡的深海。各方的水壓、一切的不可告人都

凝聚在這裡了。

出站。六線道與六線道的路口，尾燈的車流特別迷惘。路燈明媚，打亮一條寬直的紅毯，像要通往人生中最為光亮之處。

但那不是我們將去的地方。

你抓著我的手鑽進小巷，小巷陰暗且濕，你準確繞過所有岔路，來到巷尾的旅館。菸味與霉味是室內的霾。

扭開門把，海水傾倒出來。無須開燈，招牌的霓映在床上，粉、紅、橙、紫，熱帶珊瑚的顏色，挾有無數光點竄進竄出。我躺下成為海，海床從邊陲直角墜入，是海溝之所在。

突然發現自己錯了，此時此刻，最深的既不是海也不是海溝，城市的最深在我體內，最深。

無須開燈，此刻正是滿月。大潮。

在深海裡，妳不能抵抗溫鹽環流。妳只能靜止，任洋流帶妳。

深夜醒來。幽暗的房裡，有嗡嗡的噪音。耳鳴。像是往洞穴吼進去，逃竄的聲波不斷撞上山壁，每一面都是黑的。白血球在視網膜浮游，試圖聚焦，看見你坐在桌前，一心敲著筆電和她聊天。檯燈慘白，聞到你身上的冷汗，你總是滲著冷汗，身上散發藻類的味道。

此刻我處在旅館的房間，旅館的房間是你內在房間的形象化。陰冷潮濕，於所有城市都形似。

此刻床的螢白與燈泡螢白的領地是黑暗中一座島。海水如墨，一行車燈掠過窗簾，像列隊的魚。

原來永晝的城市也有黑暗嗎？

坐在房間的中心，像有無數不具名的高樓大廈從黑暗中拔起，從棋盤的窗戶透出金光，一點一點像縮水的太陽。

隔天你不再說一句話。靜默中我們又做了一次。淋浴的聲音是另一場雨，我躺在床上注視一個任意的遠處，感受體內發酵一種生物性的惆悵。像被遺忘在網中的魚，將被曬死，卻不能被吃。

與你告別。其實也沒有告別，沒有任何示意。陽光像

從綠玻璃透進來那樣，鋒利而冷。空氣卻是悶的。「光和熱，不是同一件事。」

整座城市、整個大氣達到了飽和，卻再下不出一滴雨。不下雨的日子裡總是會有很多的霾。我幾乎能聽見霾粒子刮搔鼻腔絨毛的聲音，像點燃一座沙灘扔進鯨魚的肚子裡。霾既不能使小島成為永夜的小島，也不能讓你的惡意之海更黑更深。霾只是執拗地經過，像你，執拗地。

電扶梯上升。

我不能再上升了，會得潛水夫病。

對於將要渴死的水手，沒有比一片大海更諷刺的事。水手喝了太多海水，最後也分不清楚幻像與現實，只好認命躺下成為自己的小艇，順著海波漂流。

我也漂流到城市的中心。

城市中心的捷運站天頂，有一塊巨大的圓形玻璃。燈光穿過彩繪玻璃打出熱帶海域的顏色，像潛水艇的天窗，又像巨大水族箱的蓋子。站在穹頂之下，紋了一身彩光：寶藍、祖母綠、櫻粉、檸檬黃。彷彿水族箱裡一尾熱帶魚，有一身絢爛鱗片，如此幸福。

如此孤獨。

乍讀這篇文章覺得有點兒險，三角戀情並非新奇主題，作者若無精心別裁之功力，表述內容可能蒼白病黃，文句將堆砌纏繞。作者可不！藉由敘事者的她說了一個普遍性又個人化的幽微情事。

進入決賽的文章中，這篇〈南方〉明顯突出。作者運筆老練沉穩，通篇渾然一體，字句與段落並聯貫通，收放之間可見文氣忽現忽隱。作者並不炫技，或挑冷僻生字，但字句鋪陳有聲色、張力及節奏感。

溫度、方位、疆界，女人的身體是男性踏足的空間，誰愛得多，誰就受傷深，以孤獨故，女人由男人引領去發掘情慾的深度。文中交錯各種意象、隱喻、明喻疊出，近乎清淡的心事獨白反覆迴旋，心緒現於筆尖如情事藤蔓勾纏，繁複卻精準呈現情感層次。作者是善說故事的人，期待新作。

散文組評審獎

鳳梨心

林俐馨



作者簡介

中興大學獸醫系、台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畢，曾任劇場工作者、小動物臨床獸醫、影視編劇、公職獸醫，以寫作為畢生職志。

得獎感言

謝謝羅正儀，不論有沒有獎項肯定我，都與我攜手面對生活。謝謝不知何時會出現的阿蹦老師。謝謝向田邦子。〈父親的道歉信〉讓我邊看邊大哭，想起我的父親。

近中午的菜市場，賣完的收攤等垃圾車，買好菜的趕著回家煮飯，街道幾輛連鑰匙都沒拔的臨停機車造成回堵，我繞進巷子左彎右彎，終於展開一片光明，正要催油門，路卻已到盡頭，前方污水處理管修繕此路不通。

怪手橫在路中央，上面貼了一個厚紙板：「超好吃春蜜錯過可惜」，潦草倉促的字體搭配怪手隨興暫歇的姿態，成全這片招牌為裝置藝術。日頭赤炎炎，一旁揮汗削著鳳梨的老闆微微對我笑，像苦守路邊的警察逮到一個紅燈右轉的業績，檯面上那麼多包削好待售的鳳梨，還要等幾個誤入死路的笨蛋來才能賣完呢？我買了一包。

結果真的超好吃！

甜中略帶微酸，果肉不咬舌不刺嘴，我兒吃了還想再吃，所以我成了這攤鳳梨的常客。

路修好之後，我發現這攤其實生意很好，排隊等待的人多到影響交通。

老闆邊削鳳梨邊指揮，「阿婆你卡過來咧，有車要注意」，「阿姨你減肥還沒成功，把人家擠到不能喘氣了」，「白色 TOYOTA，撞到有聲你再試試看」，旁邊兩個少女，邊笑著推打老闆「別鬧了快點削」邊把他削好的鳳梨包裝給客人，互動親暱，長相完全是老闆留長髮綁馬尾的樣子，必定就是他的女兒無誤。不過，還是有個歐巴桑，在少女身旁站了半天都沒輪到自己，才發現排錯隊伍了，罵

少女「你沒事站在這裡做什麼？不買幹嘛假裝成客人？」少女不知如何回應看向老闆求援，老闆放下鳳梨刀，說她們才不是客人呢，一手指一個少女，說「這個是來借錢的」（她正拿著一疊鈔票找錢）「這個是來送瓦斯的」（她正扶著隔壁攤的瓦斯桶休息）。

輪到我的時候，老闆問：「鳳梨心要留嗎？」我點點頭。老闆誇張地倒退兩步還露出佩服的表情說：「唉呦，很罕見，你不簡單啊。」

長大後我才知道那是可以不用吃的，一般人會選擇丟棄的鳳梨心，是我面對鳳梨時的首選，因為，我爸爸很喜歡吃鳳梨。

記憶中的鳳梨大多是酸的，就算只吃一點點，留在舌頭口腔的刺痛感，就像徒手懷抱著處處稜角、連葉子都帶刺的鳳梨，像面對我的爸爸一樣，令人想逃。

也許為了省錢，我沒有上幼稚園，爸爸自己教我們寫字算數，每天吃完晚餐後，輪流背九九乘法。糖廠的日式宿舍裡，我們站在爸爸書桌旁的走廊，眼睛只敢盯著那一片片木板，連接到漫長的彼端，雙手成稍息姿勢背在後面，扳著指頭加出下個答案，不順暢流利退下重背，通過才准去睡覺。忘了是我九九乘法背太慢，還是什麼事讓爸爸生氣，突然一巴掌過來，我眼前一片黑倒在地上，感覺一股濕熱透出褲子，透明的液體沿木板間的縫隙往前流，

往前流，不見了。

我只有屁滾尿流，暴烈倔強的姊姊曾被打到一耳暫時失聰。

所以在餐桌上，爸爸夾到我們碗裡的菜沒有誰敢拒絕，例如一入口就有蟑螂味的韭菜，或者人如其名的炒雞屎藤蛋，都認分地摒住呼吸吃掉，姊弟三人從沒有討論過，卻在餐餐的靜默中，各自研發出相同的對策，一旦爸爸開始夾他愛吃的菜分送，我們就像大胃王比賽最後五分鐘的選手，拼命清空自己的碗奔向終點，離開餐桌。

鳳梨是更高一級的考驗，看到姊姊和弟弟都曾因不願吃鳳梨被罵哭後，不論是酸是甜我都會趕快吃一塊以求解脫，某日意外發現，鳳梨心根本是救星，它既不酸也不甜，粗粗的纖維要嚼很久，呈現我一直在吃鳳梨的假象，於是爸爸不會立刻拿下一塊鳳梨給我，我很安全。

爸爸苦心栽培我拿到心算比賽幼稚園組第二名，家裡沒有買沙發也沒有床，卻在 PE2 的年代就買了一台電腦，高中當然必須念理組，因為爸爸認為念資訊科學最有前途。大學聯考我考砸了，爸爸要我重考，就像九九乘法背太慢的懲罰，像走廊上一片片連接的木板，好漫長，且重考表示我將和小我一歲的弟弟一起考聯考，那可不只是拼命吃完碗裡飯的比賽而已，若我再次考砸呢？我以僅有的

分數，依歷年排行榜填了志願，被分發到一個我不討厭也不喜歡的科系，默默吃下這些無滋無味，每一年爸爸都叫我去重考，就這麼念完了大學五年。

來參加畢業典禮的途中，爸爸預告我說，系上的兩位重量級大老是他念屏東農專時隔壁寢室的同學，不知道見了面還記不記得。人家跟你很熟嗎？這怎麼可能記得！從校門口到系館的漫長路途，我暗自祈禱那兩位教授不要出席畢業典禮，就算系主任不得不出席，也最好致詞完就快閃不要讓爸爸有機會去相認。人家是專科插大，還到國外拿博士現在當大學教授，你呢，只有屏東農專畢業在台糖當小職員，你哪位？

糖廠包含辦公區與宿舍，有一次我中午放學回家，看到爸爸從辦公大樓迎面走來，我開口叫「爸爸」，那並肩而走的三個人都聽到了，你看我我看你，一時沒有人要承認。另兩個人指著我對爸爸說，「她長得跟你好像，一看就是你女兒」，爸爸當時臉上的表情，像是被抓到吃東西沒付錢、或有人提醒他褲子拉鍊忘了拉那樣，眼光投向無人處，逕自往前走。

當天晚餐，爸爸把這件事情告訴全家人，像是講述一則笑話說「不知道是誰，明明在家裡就很少在叫爸爸，怎麼到外面叫的那麼親熱。」彷彿白天想躲起來的人並不是他，而是我，當然我並沒有承認，跟姊姊弟弟一樣面無表

情地低著頭吃自己碗裡的飯，覺得耳朵很熱。

爸爸並不是以我為恥，長大以後我盡量這麼告訴自己。雖然我也很少讓他引以為傲。

有時候會有一股莫名的羞愧感將漲滿腦袋，必須以某些方式發洩，所謂見笑轉生氣，大概就像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去與系主任相認時的心情。

我站得很遠，看爸爸終於穿越人牆與系主任說到話，漫長的幾分鐘之後，從致詞就掛著客套笑容的系主任朝我走來，爸爸跟在後面，他也笑著。我很快地帶爸爸往餐點桌前進，夾了許多食物到他的盤子裡好讓他有點事情做，也塞了很多食物到自己嘴裡，像填塞即將爆發的火山。

回程的高速公路塞車，爸爸沒話找話聊，「餐點提供的鳳梨很好吃」，廢話只要是鳳梨你都會喜歡吧，其實沒什麼好生氣的，這一切，爆發不了的火山也無法休眠，我只想讓他丟出的善意停在空氣裡，逕自分解為沉默。他又說，「你在學校怎麼跟家裡都不一樣，系主任說你很活潑可愛」。

那應該是別人吧。我瞬間懂了，很久以前被迎面笑著

這麼叫的爸爸，一定以為，眼前這小孩叫的是別人吧。

弟弟念的資訊科學確實是當今顯學，畢業後前程似錦一帆風順，我把獸醫師執照可以做的工作全都換完一輪，不想繼續這無滋無味，去念了爸爸罵我浪費時間、絕對會餓死的北藝大研究所，此後爸爸向親戚提起的小孩成就不

再有我，我雖沒有被正式逐出家門但在外租屋，北投家到學校只要十分鐘，租屋處要半小時。

幸好有數理家教可支付自己的生活費，學生大多經濟條件不差，每踏入各家豪宅，在玄關換拖鞋時都自慚形穢。有個主修長笛的國中女生，夢幻甜美直逼偶像團體，但數學從沒及格過，上到第二堂課發現她有問題的是基本的乘法，讓她背九九乘法，她像演唱抒情歌一樣隨前奏陶醉搖晃，慢慢唱出 212、224、236……，突然她停下來，嘟起嘴皺眉頭，漾出令人融化的甜美無辜笑容說：「忘記了，啾咪」。

研究所畢業之後雖然沒有立刻餓死，但「如何生存下去」照三餐來考驗我，有些事情在心裡被證明了，只是嘴上沒必要承認。順應時代潮流與爸爸的期待去考公務員，回到一個安全的環境裡，可以預期的乏味是自己選的，只在領到月初的薪水才感覺活著。

我的業務之一，每個月要到農委會參加全省毛豬運銷協調會，這種例行性會議，一遇上毛豬價格飆漲或崩盤，就看到養豬業者與肉商業者把對方當成殺父仇人，馬蹄形的會議桌變成競技場，每次發言機會都背負著鄉親賴以維生的事業，進攻一尺、退讓一寸都關係著新台幣，多或少幾百隻差在哪裡？尊嚴榮辱，奇摩子而已，爭的就是口氣而已。

擺不平的話，由主席來喬，委請台灣糖業公司養豬事業部吸收或釋出幾千隻肉豬給 XX 縣，「請問有問題嗎？」台糖代表動也不動，表情木然。主席提高音量，字字帶著警告，「請問，有問題嗎？」台糖代表按下麥克風，嚶嚶囁囁地說「有……有點困難」，主席有時會戲劇性地拍桌子站起來有時不會，有時好言相勸有時直接做出結論「那麼不足的部分就全部委請台糖支援，其他問題洽悉，散會」。

戲散場了，大家紛紛領便當簽退，我才看到台糖代表還坐在位置上，動也不動，表情木然，從耳朵到脖子都通紅。

他低著頭走路的背影我不敢太靠近，窗外既沒下雨也沒有太陽，不知為何我想到「陰天打孩子」這句話，硬生生吞下的這口氣，回去之後他將會是以什麼表情、發洩在誰身上呢？

電梯門快關了，我快步追上，電梯門再度打開，整個電梯只有台糖代表一人站在按鈕旁的位置，對我擠出客套牽強的微笑，讓他看起來更加令人生氣，我說「不用了，我等下一班，謝謝」，看著電梯門將這張窩囊的臉關上。

爸爸從工作了三十幾年的台糖退休，雖然領了優退但不是自願的，爸爸的學歷與能力絕對不差，但凡是他相處過、約略明白公部門運行規則的人必能斷言，升官永遠輪不到他。

退休那年，在同事邀約下，爸爸帶媽媽參加為期一個月的歐洲自助旅行，這是爸爸第一次出國，繼蜜月後與媽媽的第一次長途旅行。媽媽回來告訴我們，除了有附早餐的飯店或青年旅館之外，當大家品嚐德國豬腳或法國小羊排等非吃不可的異國美食，爸爸幾乎餐餐都以自己帶去的鳳梨酥自理，認識多年的同事當然知道他是為了省錢，依然故意虧他：「鳳梨酥有這麼好吃嗎？」爸爸笑說：「外國人來台灣都特地買這個呢。」。

我實在不知道他省這些錢要做什麼？玩得這麼沒有品質沒有品味要做什麼？他帶回三頂義大利的帽子給我們當禮物，據說非常貴，我只覺得非常醜，不會有任何場合用得上。

生了兩個孩子之後，我跟全天下的爸媽一樣覺得自己的寶寶超可愛，臉書上從沒有自拍照上傳，卻常把小孩學爬、學站、吃東西糊得滿臉都是、哭到涕淚縱橫、睡覺時的嘴角上揚的時刻分秒炫耀給大家看。

某日，我製作了一張母女對比圖，左邊是八個月的女兒爬行時的側臉，右邊是快滿周歲的我爬行時的側臉，角度、表情、眼神都有 98 %相似，標題為「猜猜哪個是我」。爸爸留言說，「左邊那張是我，可是你小時候沒有這麼胖」。什麼跟什麼啊？答非所問。

自此誤導了接下來的留言，樓歪成討論左邊那張照片

裡的人是爸爸還是媽媽，那正鼓勵寶寶往前爬的我，長髮全往後梳成丸子頭，連瀏海也正好被風吹到不見，一張剛毅的臉常被誤認成男人，那角度、表情、眼神，像爸爸。

老闆削好了我買的鳳梨裝成一袋，另附贈一大袋鳳梨心，不知道累積了多少顆鳳梨集結而成，大概是鳳梨肉的兩倍量。老闆說：「你回去就跟苦瓜一起煮，看是要加排骨還是雞肉都很好吃。」我回家之後，加了小孩喜歡的紅蘿蔔洋蔥和雞肉，煮得整間廚房到餐桌都是鳳梨的香氣，湯甘甜好喝，一口接一口，喝到第三口的時候我必須承認，他說的是對的。

缺了苦瓜就沒有層次，太甜了。

散文或可以閱讀之難易來區分「輕」或「重」。「重散文」文字密度高，讀者往往得一遍遍反覆閱讀才能完整感受作者鋪陳的意境或其文意之美；「輕散文」文詞輕巧，帶引讀者注意愉快的一路到底。

本屆得獎作品〈鳳梨心〉是一篇「輕散文」，作者以富節奏感的文字，帶領讀者從誤入小巷巧遇鳳梨攤開場，一路東沾西惹，輕巧串接，一路都有鳳梨，直到文末還是別有滋味的輕輕扣回鳳梨心味覺主題上。

這類輕散文看似輕鬆愉快，但必要的內涵、節奏感以及段落的承轉，稍微偏差，恐怕就會淪為輕浮瑣碎的文章。

〈鳳梨心〉看似隨筆運行，其實環環相扣，布局嚴實。特別是親情為主題的書寫，因太多人寫，套數幾乎用盡，要出色並不容易。本篇儘管輕巧跳躍，難得的是該提的也都輕輕點到，確實別有滋味。

散文組優選獎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腳腳腳腳



作者簡介

貓奴，人子，米蟲。長大後要做一隻大象、Antony and the Johnsons和屎撈人。

得獎感言

感謝奇斯洛夫斯基。如果我對人性還有那麼一點寬容，那是他的影響。感謝當年在波蘭背包旅行時認識的每一個朋友，我並沒有忘記他們。雖然我們已經失去聯繫。感謝評審。感謝打狗風色文學獎。

臨出發前，特意多走兩步路到落腳處附近的小花檔買了一大束百合。雅各和莫妮卡來我下榻的青旅接我的時候，莫妮卡遠遠瞥見我手上安靜盛開的百合，笑得比鮮花更燦爛，我呆了呆——啊，她誤會了，這束百合是要送給奇斯洛夫斯基的——心裡忽然湧現歉意，對自己的不夠貼心耿耿於懷，為什麼不多買一束百合呢，甚至已經預見莫妮卡尷尬失望的神情……

雅各和我是在卡齊米日多爾尼相識的。坐了四個小時的火車，從克拉科夫來到這個小鎮，正好趕上一年一度的夏日電影節，已經第六屆了。原本打算只逗留兩三天，看過節目表後，決定留下日以繼夜看個天昏地暗，整整兩個星期。生命的乾渴無法喝水解決。小地方古蹟名勝不多，電影節規模不大，也算盛事，廣場上人頭湧湧，彷彿波蘭各地湧來的年輕人都聚在這裡了，這是他們的胡土托。臨時搭建的電影院像馬戲班，帳篷裡頭鬧哄哄的，等待伊力·盧馬的《夏天的故事》開場的時候，坐我身旁的男孩遠遠發現熟悉的身影，馬上站起來大聲喊對方的名字，恣意而放肆，他有大把青春可以揮霍。

古蹟名勝我興趣不大，但也都去看過了，守望塔、古堡、三個十字架，這些。三個木頭十字架高高瘦瘦，遠觀像三個身形修長的受難者佇立山頂俯瞰蒼生，三百多年就這樣

過去了。炎炎的八月天，頂著烈日站在十字架下極目眺望，小鎮有它自己的脈搏，維斯瓦河不捨晝夜，一萬年和一瞬間又有什麼分別，地久天長和過眼雲煙又有什麼分別。

我更喜歡在日常生活中流連，旅遊指南遺漏的風景更具吸引力。幾個小伙子在廣告板上塗塗畫畫，但才看完一場電影出來，已經被抹掉了，換上另一夥人，興興頭頭站在梯架上塗鴉，令人想起青春虛擲這四個字。當然不全都是好戲之人，也有不少趁熱鬧的，電影節不過是他們狂歡的藉口，醉醺醺地在廣場上徘徊，或者到處向人借錢。我在廣場的汲水亭取水的時候認識了馬丁和瑪雅這對情侶，一見如故，閒扯終日，談旅行，談電影，談生活，談詩，談吃，談夢。二十出頭的經濟系大學生，來自洛茲。洛茲我知道，當年奇斯洛夫斯基兩度報考洛茲電影學院都落選了，第三次才成功。

唸經濟系只是為了往後有更好的出路，其實這對情侶熱愛藝術，尤其文學。馬丁最愛斯塔夫，我也很喜歡這個老詩人。後來我在華沙，還特意到新世界街亂走，試圖捕捉老詩人昔日遺落的影子，他人生的最後八年就棲身在這條街上，門牌六十號。他們也愛辛波絲卡，瑪雅特別鍾意〈空屋裡的貓〉，這是一首動人的悼詩。又教會我辛波絲卡這個姓氏的準確發音，其實應該唸作申博斯卡。米沃什他

們不太喜歡，馬丁認為他太自我。奇怪，他們居然沒有聽說過安娜·斯維爾，她的英譯詩選《跟我身體說話》一度讓我非常著迷，一口氣買了好幾本送給朋友。一個朋友細讀之下驚為天人：「如果辛波絲卡是我的左腳鞋子，那麼斯維爾就是我的右腳鞋子。」我聽了很高興，雖然我相信她的鞋櫃裡不止一雙鞋子。

鎮上的青旅都客滿了，有不少人就在別人的果園裡紮營，比住青旅便宜，兩個星期下來可以省下不少旅費。我落腳的青旅離開小鎮不遠，二十來分鐘的車程吧，可是巴士經常爆滿。有幾個年輕人跟我住同一家青旅，也是衝著電影節來的。有天早上我們一起站在路旁，眼巴巴看著一輛又一輛擠滿了人的巴士過站不停，後來他們截了一輛貨車，歡騰有如小學生去郊遊，硬拉著我同行。

隔日自己一人嘗試搭順風車到鎮上去，貪玩而已，期望不大。大多司機風馳電掣，對我視若無睹，一臉老死不相往來，讓我啞然失笑。不少司機從我眼前經過的時候會指指地上，大概是一種信號，似乎示意自己就住附近一帶，不會到鎮上去。一個多小時後，才有一輛老舊的拖拉機停了下來。司機樸實敦厚有如農夫，語言不通，但有什麼關係，我又不想跟他文化交流，我只是想搭順風車而已。

有次截了一輛巴士，車上一個乘客也沒有，我遲疑了一下。想想也有可能司機已經下班，正在回家途中，順路送我一程。上了車一屁股坐在窗邊的座位，不經意瞥見司機從後視鏡死盯著我，忽然想起了馬奎斯的一個短篇小說。女主角半路拋錨，在滂沱大雨中截了一輛破巴士，就這樣被送進了瘋人院，從此再也沒有人，包括她的丈夫在內，相信她是正常的。全世界都瘋了，只有自己是清醒的，這樣的清醒簡直令人發瘋。一路上胡思亂想，不久巴士又停了下來，接了一個老太太上車，老太太一邊寒暄一邊從口袋裡掏出硬幣，我才從茫然中明白過來，感覺臉上辣辣的一一我搭錯車了。

雅各是電影節策劃，發現我孤零零雜在人群中靜待散場，我是唯一東方臉孔，雅各感到好奇，於是過來跟我攀談。聊起電影，話題自然而然扯到奇斯洛夫斯基身上。雅各和他有過一面之緣，說他平易近人，我聽了會心一笑。我信。我告訴雅各，我來波蘭旅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華沙去探望奇斯洛夫斯基，雖然我不知道他葬在哪裡。雅各遞了一張名片給我，要我到華沙後再聯絡他，他和太太莫妮卡會帶我去給偶像掃墓。又在我的筆記本上抄了個地址，說是《十誡》的拍攝地點，也許我有興趣去看看。奇斯洛夫斯基的作品當中，我最愛這套電視影集，每看完一集都怔忡半晌，隱約感覺自己有些什麼，已經不一樣了。

當年奇斯洛夫斯基宣佈退休，他說拍電影實在太累了，他說退休以後，他要好好地洗一次澡，令人不禁莞爾。後來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奇斯洛夫斯基和他的老拍檔皮斯維茲閒散地坐在青草地上，一邊抽菸一邊討論新劇本。夢裡我聞得到青草地的味道，也聽得懂波蘭語，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合情理，我跟偶像則講中文：「咦，你不是說過不再拍電影了嗎？」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我還沒有找到答案就醒來了，可是心還在夢裡回不去的地段，悵然若失。不久聽說他在籌備新片，也就是他後來沒有能夠親自拍成的神曲三部曲。是的，我偶像說話不算話，但我想沒有一個影迷會介意。

曇花一現的夢，後來我把它寫成了一首詩，由朋友的波蘭同學轉交到奇斯洛夫斯基手上，她先生認識我偶像。半年後收到一封華沙寄來的信，拆開一看，裡面有一張電影明信片，明信片背面竟然是我偶像的親筆回信，驚喜莫名。所以雅各說他不擺架子，我信。不過寥寥幾個字，但我讀了一次又一次。簽名底下他細心地補上一行「K. Kieślowski」，否則一時之間恐怕還真對不上焦。落款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不出一年，他忽然撒手人寰，在他開拍新片之前。那天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生於一九四一，卒於一九九六，享年五十五歲。太突然了，彷彿命運跟他開了個無可換回的玩笑，教人措手不及，甚至

忍俊不禁，對不起，因為實在太像他自己的電影情節。

不過他的電影動人之處，從來不是峰迴路轉的佈局，也不是迷人的宿命主題，而是角色和角色之間微妙的牽絆。當然也有人對他的電影不以為然，批評他借上帝之手操控玩弄角色的命運。不是這樣的。在生命所設下的各種難題前面，其實他的角色跟他一樣微小，無知而莽撞。他試過讓《機遇之歌》的男主角有三種不同的下場，也曾想過讓《兩生花》在不同的電影院放映時有不同的結局。他這麼做，不是出於他想代替上帝的狂妄，而是出於他對這些角色的惻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有些導演儘管十分出色，但我對他們只有敬重，沒有感動，沒有感激，也沒有愛。奇斯洛夫斯基在我心裡永遠佔有一個位置。我對他的感念如此漫長，最後竟然把我帶到這裡——華沙波瓦茲基公墓——他就在裡頭某個角落長眠。偌大的墓園，我們一塊墓碑一塊墓碑找去，找了許久都沒有找到。倒是無意間發現赫伯特，這個曾經賣血維生的波蘭詩人，原來他的葬身之地也在這裡。我在心裡默念他的詩句，這是我向他致意的方式：「標記這個／不存在的物體／所在的位置／以一個黑框／這將會是／一首簡單的輓歌／給美麗的缺席」……

雅各和莫妮卡站在某塊墓碑前細讀銘文，雅各即席譯成英文唸給我聽：「我所有的一切在此長眠，除了我的悲痛。」這是一首情詩，對我來說。想起先一天依照地圖找到《十誡》的拍攝地點，在屋邨的範圍內恍惚半天，舉目尋找《第六誡》男主角偷窺他心儀的女主角的窗口。女主角年齡比男主角大好幾歲，她根本不愛他，在她眼裡，他不過是一個每天早上送牛奶給她的男孩，一個每天晚上用望眼鏡偷窺隔牆花的變態，一個為情所困割腕自殺的情種。後來，奇斯洛夫斯基另外剪了一個較長的電影版，片名《一部關於愛情的短片》，也給了這個故事一個不同的結局，這是我偶像溫柔的一面。《第六誡》結尾，男女主角在郵局重逢，他對她說：「我不再偷看你了。」那種心如槁木大概更接近現實吧。《一部關於愛情的短片》尾聲魔幻悲涼，女主角透過男主角的望遠鏡看見自己正在慟哭，而他默默陪伴在她身旁——她終於感受到他的愛了。

後來還是雅各向墓園的管理員打探，我們才找到奇斯洛夫斯基。他的墓碑沒有十字架，只有一雙寬厚的手，比著一個電影導演在捕捉鏡頭的手勢，不知道是哪個雕塑家的作品。透過這個鏡頭，我看見毗鄰墓碑上的十字架和墓園內的樹木，沒有一個人影。一個塵埃落定的空鏡頭。「你一定有很多心裡話想跟偶像說吧。」雅各拍拍我的肩膀：「我們去散散步，回頭再來找你。」我點點頭，恍若隔世。

黑色大理石墓碑上，不知道哪個影迷留下一朵白玫瑰，已經萎焉了。風經過時樹葉沙沙作響，往事一頁頁地翻了過去，想起那些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第一次在倫敦看他的電影，散場出來如沐春風，那是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但我靜靜站在偶像面前，什麼也沒有說，什麼也不必說。我是來憑弔的，不是來抒懷的。表達不出的心意，就默默收在心底。至於那束百合，後來我送給了莫妮卡。換成是奇斯洛夫斯基，他一定也會這麼做的。一定。

散文組優選獎〈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評語 孫梓評

相較於在文學獎中易見的結構完整，企圖銳利，主題強悍的參賽作品，本篇簡直像個「檻外人」。沒在題目中點破的行動，是「給奇士勞斯基掃墓」，看似波蘭遊記，又非僅風景的剪貼；看似追憶舊事，又非無謂的叨絮，在「自然無奇」的文字裡，寫那些可有可無：泡電影節，認識陌生人，搭便車，或也觀光客一般，名勝古蹟到此一遊。但剝開果皮後，果肉般慢慢裸露出來的，自然是與奇士勞斯基有關的繫連：一場夢，一張從天而降的明信片，然後才真正坦白何以愛。有效挑選的電影段落，節制，準確，使不識奇士勞斯基者，也能快速感受當「生命的乾渴無法喝水解決」，還有什麼能是救贖的選擇。

一秒二十四格，是有聲電影的幀率，那不無懷舊氣味的老好日子，或已隨著數位時代到來而翻頁；但對於各種類美好藝術所生的歆羨之心，卻總能擊中同樣被觸動的另一朵靈魂，就像這樣一封，資深影迷寫給奇士勞斯基的，遲到的情書。

—

|

|

—

2018 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評審工作，由林文義老師、廖鴻基老師、楊索老師、孫梓評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推舉，由孫梓評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

我們五位評審完整地參與初選、複選、決選，閱讀所有的參賽稿件，透過圈選投票與討論，彼此交換了「散文美學」、「文學獎散文」的觀點。無可否認，閱讀散文集和閱讀文學獎散文參賽作品，兩種狀態是很不一樣的。如今，

（匿名的）「文學獎散文」或許已經成為一種特殊品類，值得持續關注。因為匿名、單篇參賽的機制，我在評審過程往往產生許多疑惑，也常被虛構的情節騙去不少眼淚。最終只能就作品論作品，以餘味定輸贏。

本屆散文參賽稿件數量眾多，決審會議上有八篇作品進入最後一輪討論票選，最後順利選出三篇得獎作品。這八篇作品取材各異，內涵與形式結合得非常圓熟，語言風格也令人驚艷——

〈南方〉語言精緻、力道十足，對於情慾有相當深刻地思考，作者筆下的內心戲一幕幕呈現，最終成全的只是屬於自己的孤獨。

〈鳳梨心〉則用最輕鬆平常的語調，參差錯落地交代自己的成長，深刻寫出食物的味道，並且以此關聯家庭生活的甜與苦。〈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向

奇斯勞斯基致敬，巧妙穿插詩與電影掌故，毫不費力地寫出一個影迷的心理狀態。〈那隻書店死掉以後〉敘述節奏迷人，不動聲色地召喚書店風景，作者筆下實體書店之死確實讓人感傷。

〈巡海〉的敘述、鋪陳方式頗似前兩屆得獎的〈最熱的時光〉、〈朽木〉。「類似百工圖的職業生涯 + 親情倫理故事 + 自我成長感悟」，這幾乎成了一套模組，在文學獎機制裡確實很容易獲得青睞。但過度修飾的文句、情節反而會讓人懷疑：海巡人員的口氣怎會如此文藝腔？〈逢魔時刻〉呈現鹽埕埔之今昔，並連結以父親為主軸的家族故事，敘事腔調特殊，關於人與神與魔，場景描寫極為細膩。

〈鯨歌〉毫不避諱地暴露魯蛇人生，精準地勾勒廢世代的表情，以輕鬆幽默的自嘲口吻，道出高等教育現場的失敗美學。〈沒有顏色的人〉敘寫父女之間難以跨越的感情障礙，理解父親與理解自我幾乎是一體的兩面，敘述者在痛苦中明白救贖之道，然後可以繼續生活。

評選過程中，我不斷地看見散文的可能（不論是否虛構）。當我們嘗試了各種寫作技巧之後，或許才真正發現，最上乘的散文真的就像王心心的南管藝術那樣，是「以心交心」的歷程。文字裡的情節可以任意挪動、增刪、修飾，唯有真心不改，才是散文的正道。

感謝所有參賽作品，帶給我嶄新的閱讀體驗。祝福所有參賽者（不論是否得獎），繼續以文字溫暖自己的人生。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8 年 8 月 22 日（三）下午 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林文義、凌性傑、孫梓評、楊索、廖鴻基（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林美秀、方瑞華

《聯合文學》雜誌 邱美穎、嵇國

鳳記錄：朱英韶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共同推舉孫梓評擔任會議主席。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凌性傑（凌）：今年看散文作品時有些失落，參賽稿件似乎不如往年精采，大致上有三個重點：第一是這次作品有不少篇章在處

理知識層面，例如高雄鼓山區歷史、外國人到高雄發生船難等事件，都是很好的知識性散文題材，但因為作者的技巧問題使得這些知識散文沒辦法用更好的方式呈現，以致於有些概念還得讀者自己額外尋覓資料才能理解。第二則是這次作品的書寫形式和主題都比較單調且保守，創新的質感少，中規中矩的作品佔多數。第三是有關於散文的敘述腔調，應該要有音響效果或音樂效果，這很考驗書寫者的技術層次，往往要從標點、段落、語言的掌

握，去創造自己的風格，展現個人在文章上的差異。

楊索（楊）：剛才性傑講的，我也有同樣的感受。王文興曾說過散文就是音樂，應當注重聲音跟節奏，但在看過那麼多稿件

後發現，作者們駕馭文字的能力都還不太夠，表達意象或整體文章的靈感也不足，我覺得這點是與上次評審時差異很大的地方。這次有很多稿件都在寫家族故事，但情感濃疏的控制力又不夠。家族故事在散文比賽中變成一個大項，但我比較欣賞筆觸淡、有目的性的類型。另外有些作品，作者的書寫經驗似乎已經超過生活經驗，文章雖好，但讓人懷疑如何成文？是否真的出於自身經驗？整體來說，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中，高雄味蠻重的，譬如說有海的味道、宮廟、相關生活的工作，很有在地氣味。

林文義（林）：我希望可以看到眼睛一亮的作品，這次似乎沒看到。但讓人高興的是，這次評審的分數都蠻有共識的。我想最近

作品讓評審很困擾的就是家庭書寫，舉例說，梓評和性傑很久沒回高雄，回來看媽媽，去吃私房菜、看燈塔和海灘，都是類似的套路，所以這次評審我一直很小心看待這類題材。而我們常在家族書寫看到父母之間的紛爭、或家人死去後發現的祕密等情節，這樣其實是一種題材套路類似的危機。我就希望可以入選一些不同類型的題材，有幾篇就如像楊索老師說的，確實有高雄味。

廖鴻基（廖）：港都和海的關係特別濃厚，所以比較常看到書寫

海洋的題材，其他以地方為名的文學獎很少看到這麼普遍寫到海洋，而且其中有好幾篇都相當出色，也成為這屆文學獎的特色之一。至於家族書寫部分，過去比較描述正面，這屆負面的感受居多，譬如對父親的批評等。文學要貼近真實，不用受過去傳統所說不能批評父母的牽制，這對文學來說是好現象，講實話也會使作品顯得真誠。

孫梓評（孫）：我第一次評審打狗鳳邑文學獎，在這一百多篇參賽作品裡，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類項。第一個類項比較像素人書

寫，會對高雄各個鄉鎮地區作比較細部的描寫，蠻有趣的，但作品上就較無法達到文學作品所能成就的藝術高度。

第二類項則是有蠻多學生作品，這些學生可能是大學生到研究生階段所寫的作品。我們可以從這些相對年輕的創作者們的作品中感覺到一種正在探索的想像。因年輕而不太能確切地把握世界的形狀，也會反映在作品裡，呈現不確定的感覺。這樣類別的篇數蠻多的，可以讀到一個世代年輕人的面目，不過這也不是這批作品裡最好的部分。

第三個就是，我先從百篇中粗挑二十篇，這些作者懂得散文的作品如何書寫，可以在規定字數中寫出重要細節，也能發揮主題、照顧結構，知道何謂寫作，並交出有所把握的作品。而在散文中，「親情」依然是最容易觸動、使讀者有所共鳴，且容易書寫的題材，這次寫得好的也是描述親情。但也讓人擔心，難道散文只有這樣嗎？散文其實是自由的文類，不是只有親情。

我在第一次挑了四種不同的題材，期盼散文能像是人類的表情一樣，有更多呈現面向並能夠感動讀者。

複審結果

本屆散文共徵得一百六十件參賽作品，經評審選出十四件作品入圍，獲得三票的兩篇，兩票的三篇，一票的九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三票	〈鳳梨心〉（凌性傑、孫梓評、廖鴻基） 〈南方〉（林文義、凌性傑、楊索）
兩票	〈巡海〉（凌性傑備選、楊索） 〈逢魔時刻〉（楊索、廖鴻基） 〈那隻書店死掉以後〉（林文義、孫梓評）
一票	〈蛀牙的小黑人〉（楊索） 〈鳳山經過〉（林文義） 〈起灶〉（凌性傑） 〈沒有顏色的人〉（林文義） 〈後學生時代〉（凌性傑） 〈鯨歌〉（孫梓評） 〈擬態〉（廖鴻基） 〈原鄉夢斷〉（廖鴻基）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孫梓評）

一票作品討論

〈蛀牙

的小黑

人〉

楊：對於作者書寫出一個與他生活經驗完全不同的題材，這件事我是存疑的。但一路讀到文章中的小黑人在打鼓的那最後一段：「烏巴的一聲聲鼓聲，聚攏了風；風一團團擠在腳邊，緩緩地將烏巴往天空上帶」，在遣詞用字，還有聲音情景的描寫方式上，是所有文章中，把文字的音響效果、聲音、節奏、動作，結合得十分強烈的一篇，雖然我不會選他入決選，卻讓人難以忽略。尤其若讀出聲音，戲劇感節奏又更強。

林：這篇我有點注意，我看了有點害怕，因為現在很多年輕的作者是電腦專家，他沒去過當地，只是在網路搜尋找出圖片就書寫。這篇以一位台灣作家來寫非洲土人，實在突兀。討

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鳳山經過〉

林：這篇我可以放棄，作者顯然在國外學習過，他將古老的鳳山搭配歐洲的經歷去書寫。我在年輕時候嘗試過這種寫法，作者文筆很好，只是我不堅持，可以放棄。

孫：我沒有支持這篇，但一開始閱讀是有意思的。他用後現代手法做一個新鄉土的書寫，把鳳山和英國雪菲爾用一個雙螺旋

182

打
狗
鳳
邑
文學獎

對照方式來寫，並用新的方式描繪自己的故鄉。如文章中一開始提到的診所，既陌生也是很好的隱喻，作者要表現的是自己對鳳山的感覺也是陌生的，陌生到他必須援引一個可能成為第二故鄉的英國城市去對照鳳山。不過作品的大問題是焊接問題，焊接指的是故事中某些元素彼此銜接並產生意義，他在這方面操作得並不好。比方說他會突然把綠洲樂團歌詞的

「Sally」把鳳山的「觀音」銜接，這樣的焊接蠻不體貼讀者，因為讀者未必能馬上抓取到 Sally 這個意象是什麼。我自己也聽英倫搖滾，都還得去找 Sally 的意思，而作者又為何如此比喻？查了之後更發現這樣的比照突兀。但這作者肯定擁有非常強壯的、形而上的思考能力，後面的篇段呈現得蠻好。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起灶〉

凌：我這篇也可以放棄。我自己有點焦慮，看到某些用第二人稱書寫散文，會有種風聲鶴唳的感覺。近幾年太多虛構散文，

若連家族經驗都是虛構的，會讓人感情十分受挫。他設計得特別精準，尤其他使用第二人稱，是刻意與自己保持一個距離。而爺爺、奶奶用灶、爐子來煮飯串連起家族感情，這樣的設計也是稍微老舊。就算不提他是否虛構，整體的文字來看的話，也有種與近年各地文學獎參賽者類似的模式：習慣用百工圖的模式，以各種行業套上家庭故事加上成長體悟，就成了得獎公式。如果他文字操作得很好，我會被感動，但又會擔心是否有

刻意或過度設計，因此有所疑慮，選擇放棄。討

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沒有顏色的人〉

林：這篇作者可能是一位大陸來的學生，內容是寫上海。這篇像剛才評審老師講的，讓人讀來有點心驚。他和父親不親近、有隔閡，卻在長大後發現爸爸其實很謙卑。聽說上海男人的確是如此，不過我仍有疑慮，這無關家族書寫，或鴻基老師所講的負面經驗。另外，我覺得這文筆有點張愛玲的味道，這篇可以放棄。只是他的文筆很誠實，寫法大器，也讓我確實猶豫。

楊：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篇還蠻不錯的文章，雖然有錯字和缺點，但他是有張愛玲的文筆影子。而且我覺得這作者在描寫自己 and 父親，那種想靠近卻又互相推開的感覺十分細膩，情感的濃度也夠。作者的文字駕馭能力不錯，可以感覺到雖然同樣是寫親情，但段落之間有呼應，是不錯的作品。

林：我很怕家庭書寫，我覺得這篇以寫作技巧來講寫得很伶俐，沒有故意裝東裝西，以家族書寫來說，是最符合散文美學的意義。不拖泥帶水，句子對照蠻好的。

孫：我覆議，我非常喜歡這篇。雖然最後我把名額給了〈鳳梨心〉，但當我重看這十四篇，發現這作者很會寫。〈逢魔時刻〉的敘

述主體是兒子，這篇則是女兒，他們對自己的長輩、父親都有種沒有原因的「無愛感」。為什麼會對父親沒有愛？確實有人的家庭狀況是這樣。不過若略過那個無因的「無愛感」，作者可以從破碎無聊的小事，寫出非常幽微的情感，那包含的是一種愛的索求。不過他寫出來的是怨恨、不開心、咬牙切齒，甚至表現出無所謂的感覺，又不把真正內心澎湃的情感說出口。這篇算是長篇幅，每一個橋段切分得漂亮，並給出厲害、讓人揪心的場景。另外，這次作品中有很多篇都有一種狀況，包含〈逢魔時刻〉也是；他們在這種書寫家庭的關係裡面，會試圖給出一個能想像的和解或理解，理解會先於和解。不過這篇作品的作者，從頭到尾都非常謹守分寸，把所有事歸結給無因的命運，尤其最後有一個很美的描寫：「那是命運沉而高的簾幕，如果能用手撥開一點點縫隙，你就會收回手指，讓腳尖退後」，他把人怯退於命運的型態描寫得很好，即使最後要鬆口說出對父親的愛，仍然閉緊牙關沒有說出，但如果露出「鬆弛而懇切的笑意」，那對父親或對自己是一種原諒的感覺。

林：作品中有一段我覺得寫得很好：「我是低低的人，無論我長得多大，將來變成什麼樣，我某一個部分永遠將是低低的。我

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作品，也是失敗的作品。他認了，也不在乎了。」在座大概我和鴻基年齡相近有感受過。我們這一代的父親很少與我們交談，不像媽媽有母愛可以包容孩子。我自身看到這樣的描寫真的會心痛，像我過去在媒體工作，以前不像現在有電腦，進辦公室時間是晚上六點半，孩子已經回家，打電話回去，他的語氣也很冷，你發現自己從來沒機會與孩子相處。

而文章中後面那段描寫父親忽然發了生日快樂的簡訊，女兒嚎啕大哭，那樣的段落，我看了也很揪心。另外就是，他的文筆很伶俐，不拖泥帶水，有些句子也很好。

討論結果：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後學生時代〉

凌：這篇我可以放棄。這篇是蠻特別的，他書寫屬於自己學生的生活，寫得蠻真誠的，但與其他作品相比，還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鯨歌〉

孫：很巧的是，〈鯨歌〉跟〈後學生時代〉被擺在一起，兩個題材很相似，只是寫法完全不一樣。〈鯨歌〉寫的是博士生生活正

要結束，接著進入可能成為教授的跨越期的過程。在文章裡，他其實是一個在家受到保護，回到學校不受學生尊敬的講師；而他每次去投稿不是被退回來，就是發表論文時被排在邊角的位置，呈現一種「廢世代」的表情。〈鯨歌〉的作者也很講究文字，顯示出當代我們會不會使用生活，或被生活使用的狀況；例如「因為你們絕大多數，為人父母，閱讀的家書，都是貼圖」，呈現出大家都會收到長輩傳長輩圖問安的現代生活樣貌，在文章中有
散文組 143很多像這樣的「小機關」。「鯨歌」是鯨魚發出來的聲音，這應

該

186

打狗鳳邑
文學獎

是指學海無涯、或人生茫茫，他生為一隻被困在海裡的鯨魚。也有人說，「鯨歌」是鯨魚求愛，讀到最後就發現，他其實是愛著跟他同樣性別的人，在毫無希望的生活中，同時委婉寫出一些感情。雖然是「廢世代」的書寫，但誠實呈現出高學歷低成就的年輕人現況。

楊：我又仔細地看了一遍，他的文字功力是排第一第二的，文字語言用了許多特別的白話用語，但裡面也有詩性語言，譬如說：「不開窗，教授不喜歡你，嫌深刻是雕琢；喜歡你，稱平庸是沖淡。他們的臉，被那麼多張高麗紙壓著，邊長如絲。」段落間穿插著學術邊緣人、茫茫不知未來的，交互的困頓狀態，我還蠻支持這篇文章的。

廖：我們過去都以為「鯨歌」是鯨魚在水裡面唱歌、是求偶，但其實都是求偶失敗被淘汰的，跟這文章概念蠻符合的。只是

他的文字有點跳躍並不好讀，要多次反覆閱讀後才能知道他真正想表達的意思，而且對於「鯨歌」這兩個字，也沒有在文章中做太好的連結與解釋。

討論結果：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擬態〉

廖：這篇是這次參賽作品很少看到關於自然書寫觀察的作品。當然這篇的主題不在於自然書寫，但他把愛情融入在生態界常

見的三種擬態，來做情慾的表達與情感的述說。一開始寫得蠻有力量，第一個擬態切合，但到後面引用的擬態就跟他文章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有距離。像這樣的書寫方式倒是少見，他用自然界的現象來比擬愛情，以類似情詩的手法來解釋，因為作者文字密度高，並不是一眼看過去就能閱讀得下去，他的文字帶著詩意。這篇我可以放棄。

林：我起先是驚艷一下，驚艷以外也不禁啞然失笑。這讓我想起自己四十年前所寫的「風花雪月」的文章，會拼命使用形容詞。他這篇形容詞使用太多。

凌：我覺得作者有點草率，繁簡字體轉換後，應該要好好校對錯別字。文章中有很多知識性的東西可以與自己的感情經驗參照，譬如文章中使用「米勒擬態」、「貝茨氏擬態」等詞，不過這些專業的話語都必須讀者另外查資料才知道是什麼意思。比較高明的作者通常都會順便鋪陳這些知識，並與自己感情經驗連結，這篇有點可惜，他其實可以往更好的知識性文章來發展，這些專業知識，作者只用標題呈現，在寫作手法上有點失誤。

討論結果：不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原鄉夢斷〉

廖：這篇是關於海洋書寫，我是技術性投票，想讓它被討論。像高雄港都這樣的一座城市，這部分一直不曾被提起過。故事

裡一位英國水手，從比利時來到台灣，在將要踏上高雄那一刻翻船喪命，幾百年來埋葬在高雄某個角落，是一個悲傷的故事。作者若能寫成報導是非常適合的，但因為散文篇幅有限，要處理這樣大題材肯定不足，這篇我可以放棄。但這類題材是台灣海洋書寫可以再去發揮的領域。

凌：這篇文章我也有查資料，發現已經有人寫過相關的報導，作品跟報導裡所寫的蠻一致的，當地也不只有這一座外國人的墳墓，還有其他座。更細節的部分是，為什麼文章中突然出現馬安哲先生？他是一位美國籍的台灣女婿，這是一個可以在文章中發揮厲害作用的線索，卻被作者省略了。這些現成歷史訊息，確實很適合用報導文學呈現，不過當他變成散文，就要考慮有些重要意義的線索不能輕易放過。我為這篇感到可惜，故事動人，墓碑上的威廉霍普金斯死亡時才二十四歲，這則年紀訊息被作者省略後，也降低了原報導帶給我的衝擊感。因此若以散文形式而非報導文學書寫，應該再多斟酌考量，如何使文章更有魅力。

楊：這篇文章的結構密度很高，文字也很緊實，整篇文章首尾呼應。只是我比較沒辦法接受的是，文章有邏輯上的問題。譬如說第九段的後面，這名年輕人描述自己被大浪捲走，下段電報說明他因此身亡，落海身亡就無法留下書信紀錄，那這段被大浪捲走的自我描述就不可能成立。就像性傑講的，這是報導題材，卻用現成的文章去衍生很可惜，因為作者文字能力是好的。

廖：這篇文章還有吸引我的地方是，比利時到台灣這段航海過程，因為我走過，感覺更深刻。不過既然他是從報導轉成散文的

話，就更該放棄這篇文章，因為他並不是原創，這是可惜的部分。

林：這篇讓我想到了東年老師的《再會福爾摩莎》。就如同性傑所說的，這篇可以用感情去發揮，除了東年的作品，還有劉克

襄的《橫越福爾摩沙》可以參考，用報導文學來寫應該很精彩。討論

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孫：如果這篇有副標題，應該可以叫作「去給奇斯洛夫斯基掃墓」，這是很癡情、感人的事。文學獎裡，參賽作品多半銳利且有想得獎的企圖，這篇則寫得很簡單。他描述了去波蘭認識誰、做什麼事，但在整個經歷到最後去墳墓的過程當中，他細膩地把對人生對詩、感情、電影都寫出來，鋪排十分自然。他可能是馬來西亞的作者，有些翻譯名詞讀起來稍嫌吃力。不過，我覺得這作者示範了好的散文態度，散文並不只要寫親情，有一種親情是藝術上的血緣，像零雨〈我和我的火車和你〉也寫出李白、杜甫等古人，那是心靈腦袋中有另一種血親，所以此篇散文中，作者去向奇斯洛夫斯基掃墓也是同種感情。另外，鎖定一位導演去書寫很容易流於太知識性、專業枯燥，但作者只有在其中挑選了一些不錯的電影橋段描述。如果你是奇斯洛夫斯基的影迷，會被這段重述感動，若不是，也會感覺到電影的風采。這就是作者散文書寫的能力，我蠻喜歡這作品。

楊：我可以支持。

林：這篇我也可以支持，重看一次後覺得真的非常特殊。

凌：我也支持這篇。我真的覺得「去給奇斯洛夫斯基掃墓」的標題比原標題好，「老好日子」唸起來很不順。不過他的語調有迷人的地方，不管有沒有得獎，都是一位非常有潛力的書寫者。但我建議，文章不要再用套語或成語，使用得太頻繁密切會傷害原來清新自然的文氣。另外就是提到胡蘭成「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的句子來得太突兀，放在文章中是無效的，這是比較吹毛求疵的地方，但作者若要成熟面對文章，可以考慮一下這些小細節的處理。

廖：如同各位評審所講的，他的主題與文字能力都處理得相當好。我唯一的意見是，這樣篇幅的文章非常容易讓讀者感覺在賣弄經驗，會有這樣小小的缺點。討

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兩票作品討論

〈巡海〉

凌：這一篇是我最焦慮的一篇，很怕感情受騙。故事可以被設計，〈巡海〉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媽祖出巡、神的層次，另一個是海巡的隊員去巡海，他雙關了「人的俗世」和「神聖空間」，這樣

的結構方式很高明。而他的職業是海巡員，行文卻是文學院研究生 的筆觸。這篇的結構方式首先用特殊職業、百工圖呈現；第二是家 庭成員有些衝突、不愉快，但最後一定會圓滿收場；第三是個人職 業生涯和成長歷程，與他的家庭經驗職業經驗綁在一起，呈現了多 層次。作品敘事結構也很整齊，他為了規避虛構散文，而以第二人 稱交代故事。這種結構與前兩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的〈最熱的時 光〉和〈朽木〉很像。我也會懷疑他的情感可能太過平面、不夠立 體，但整個情節安排真的很好，海巡工作與媽祖對應。但結尾是文 章最大的敗筆，兒子與父親的和解太突然又太簡單，有點可惜。

楊：這篇文章我也有選，性傑剛才講的那種，是文學獎常客做的事。黃錦樹老師之前有一場散文大戰，他強調本真性。不過柯裕棻等老師並沒有認為絕對不能虛構。面對一篇文章，一開始可以質疑 真誠，懷疑行文工整以及職業經驗，但若這樣做，就得質疑許多人 及其作品。這篇文章表達情感的力度很夠，有所布局，使文章有說 服力，我不覺得後面那個和解太突然。雖然〈巡海〉不是我的優選，但還是值得被討論。

廖：這篇〈巡海〉由一個海巡工作者所寫，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我非常期待海洋文學作家的出現，關於剛才性傑所講的部 分，我比較認同楊索老師的看法。你不能猜他是否真實，否則可能錯失一個機會。除了第一句有點多餘，整篇結構很完整。從父親對小孩的影響、開始幻滅的過程，促使他鼓勵自己的這些描寫很動人。後來他考上海巡工作，藉由媽祖出巡的航程帶

隊，讓兒子帶父親去海巡，這包含海洋文化的描述與傳承。

林：他認真寫出這麼工整的文章，感覺像是為文學獎而寫的。鴻基老師談到海洋文學，代表這篇文章中的專業知識顯然是合理的。

凌：我不是指這篇文章和那些作品是同一個作者，不過我因為要編散文選集，所以會去收集文章，可以感覺出〈巡海〉真的是文

學獎常見的套路，我對這種套路質疑，過於精巧的設計讓人猶豫。

孫：我想覆議性傑說的，我也對這篇狀況有點擔心，他的結構真的設計得太工整。回應剛才楊索老師提到黃錦樹老師的一些說

法，有個重要的是：散文能不能虛構？這無法被檢驗，但其實在文學獎中更無法被檢驗，因為作者的名字被剝除掉了。黃錦樹還有一個說法我十分贊同：如果你有虛構的需要，為何不寫小說呢？我們讀散文被感動，是因為我們相信裡面的事。如果他真的虛構得了獎，雖然技術讓人佩服，情感卻會受傷，在很多評審經驗中經常遇到。矛盾的是這無法檢驗，也因此必須提出情感上的呼籲，希望大家不要虛構散文。我想提出一些奇怪的小地方，例如為什麼這篇作品讓人感覺不可信？這並非懷疑海巡人員沒有這種掌握文字的能力與程度，而是這種說話方式到底與一個海巡人員相不相稱？第二個是他表示自己是大學畢業後半工半讀，後來他又說「那來自不曾讀書的父親，也來自你進入高學歷場域後，你拿著知識的鋒刃對其相向」，現在不太會覺得大學是高學歷的場域。第三個地方是他國三回家時有點害怕，「但沒關係啊，即

使有什麼，那也是家，是家就要走進去，沒有光，你就帶光來，就像父親以前把整片海洋帶給你那樣」，我懷疑一個國三的男生在對父親生氣的當下能否有這樣的想法，這個理解應該是後來的。就像小說人物不會做出與其身分不相稱的行為，其言語行為的效果與這個人物呈現的效果是必須考量的。

討論結果：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逢魔時刻〉

廖：這篇同樣是家族書寫，題材非常特別。用乩童，藉由他父親來表達對人生的控訴。文章的閱讀流暢度不是那麼高，其中也討論到乩童的問題，以他親身經驗描述。現代人並不相信附身這樣的事情，不過呈現道教、傳統信仰是好的題材選擇。

楊：我覺得這篇非常有高雄味，在談過文章是否書寫真實經驗的問題後，我就不知道怎麼講下去了，但這篇文章有感動我。他們不只講父子親情，也講身世：一個異鄉人入贅的父親，他在那個城市重開幾條路到失敗，變成所謂「附身的人」，如何找到生命出口的過程。兒子目睹了父親的起落、去理解同情，並透過自己著魔彷彿看見父親。這篇文章頗有層次，直到最後的收尾，呼應性都非常強。當然這篇文章還是有缺點，例如有些段落沒有控制好，但整體來講，他說清楚了也說好了一個故事，文字素樸，情感的力道是強的。

林：我看了以後，覺得這篇作品很像楊索的散文、陳雪的小說。這

篇真的很有高雄味，但沒有什麼新奇之感。

凌：我對整體設計有點懷疑，一個設計是帶神形式的乩童，另一個設計是附魔，所以標題是「逢魔時刻」。但到底是魔還是神？他在自己的文章還少了一個連結，應該要有轉折或交代。「魔神仔」也讓我有點錯亂，他文字使用讓我覺得到底有沒有親臨現場？如果親臨，可能不是這樣的敘述形式。譬如說他很刻意營造高雄味，使用閩南語，但閩南語書寫卻有點蹩腳，譬如說：「阿爸我知影你不是故意的啊」。而另一個技術上的失誤是，他說他曾經拿准考證去文昌帝君的香爐前，卻是要求孔子爺的庇佑。從某些細節來看，要是能打動人的話應該可以讓我彷彿親臨現場，文章卻讓我時常出戲，令人懷疑他前後的連貫，從神到魔整個主軸的設計，加上他對於宮廟的具體形象的呈現。他有太多訊息可以用，但為什麼在文昌帝君前期盼孔子的庇佑？有點說不過去。

孫：我覺得〈逢魔時刻〉跟〈巡海〉都是很細心的作者，有著縝密的安排結構與主要意象。逢魔時刻在日文是「黃昏」的意思，而他在黃昏的時刻去重遊高雄帶出往事。那麼最後結尾的理解，會不會也是一個設計？所以讀起來感情上不一定會被觸動。

討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那隻書店死掉以後〉

林：這篇東西我可以放棄，我後來又看了一次，就是玩時髦的遊戲。

孫：我很喜歡這篇。我喜歡的原因，在這一系列多篇寫家族、和解中，這是一個家的書寫，卻是從對於書店的情感而來。

而他把書店擬人化或擬獸化是有趣的方式，養在百貨公司的書店是寵物，當他們覺得寵物沒有利用價值就將之滅絕，我很喜歡這個設想。他也有很多細緻的描寫，包括他直接把寵物等於書店，這個隱喻上的互換可以從意象發展出很多相關的東西，而那些描寫很細膩。另外，裡面有一個出現多次關鍵字，就是「時間」。張亦鈞《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有一段很美的描寫：「其實所有閱讀的故事都是跟時間有關的故事。」讀一本書要付出的是你的時間，書給你的也是時間相關的故事，作者很多是在談這些，後面有一段抽象描述也都是談這個。第三我喜歡他的部分在於，他以一個父母的身分帶小孩去城市的百貨公司，去書寫書店被關閉的事。也以自身在鳳山生活的經驗去談到閱讀經驗，如何小心翼翼拿著書錢買書回家的過程。這與我們許多鄉下小孩，同樣對一間鄉下書店的記憶相似，並書寫出書店如何陪伴著你，並衍生出你對書或寫作的感情，這部分描寫得很好。他的文字也是好的，在這一系列參賽作品中，有很多人的文字是刻意製作，但這個人沒那麼刻意卻有風格，是個懂得如何減省文字，並在散文敘事中成為有口氣的寫作者。

凌：我支持這篇，就很猶豫要不要選，因為用書店與動物相連結真的很特別。散文通常很「有事」，有事比較好看，這篇其實不太有事。他不交代他跟兒子的事，也不描述對過往閱讀時光的眷戀及成長經驗。他用一種很純粹、對書店表達論述的方式來寫散文，雖然很容易流於說教，但他避免了這樣的危險。作者有很好的描寫功力，把一個人與書店相遇的情景寫得很好，不動聲色地交代了自己與書店的相處情境，敘述語氣掌握得剛好，也與其他作品感覺不同。我可以支持。

廖：好的不講，我提供一個切點，用那麼大的篇幅用擬獸化，這樣的書寫可能會有矛盾。譬如說當沒有書店的時候，這個社會將淪落為不優雅、俗氣的，這樣的對立過於銳利。如果能緩和這部分，應該是一篇好文章，只是很不容易。

林：廖老師的想法我很同意，他用了太多的描寫，我也許願意看別的更特殊的東西。

討論結果：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三票作品討論

〈鳳梨心〉

廖：對比其他的家庭書寫，我倒是覺得這篇可以放棄，雖然他有三票，但不足成為代表文章。

凌：我很喜歡這一篇，是整批稿件裡面，閱讀起來比較不會有壓迫感的。其他作品想要得獎感很強烈，都有一種劍拔弩張的聲勢。這篇作者真的想分享他吃鳳梨的經驗，設計也比較不工整，但反而形成一個恰到好處的對比。例如講到毛豬運銷的部分我蠻喜歡的，在這樣的過程裡其實串連著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要如何吃得安心、吃出感情？〈鳳梨心〉用輕鬆平穩的語調，參差錯落地交代鳳梨心與自己的成長。他明顯設計的是生活的苦和甜，作為一個巧妙的對比，讀起來比較舒服，較無壓迫感。

孫：我非常喜歡〈鳳梨心〉，意見跟凌性傑老師一樣，這篇是最愉快的一篇。這愉快是不容易的能力，並非搞笑，而是透過有效的剪裁呈現一種很好的節奏感。你讀它會知道作者所寫的是，父親與女兒的關係，〈沒有顏色的人〉也是，但〈鳳梨心〉要說的，都是在沒寫出來的部分。起初進入場景是先寫鳳梨攤，畫面很好看，而怎麼遇到與吃到都不是重點，重點其實是她與父親的情感。像剛剛性傑講到毛豬的那一段，是很突兀的。他後來在父親的威迫之下沒有重考了獸醫，但又去當公務員，在不想要這個身分的情況下描寫毛豬的橋段，其實折射出他的父親也是在台糖工作，若像那個台糖代表去開會，可能他就會看到一張這樣父親的臉，這寫法很高明。在〈巡海〉、〈逢癩時刻〉都有一個和解的時刻，但在〈鳳梨心〉裡寫的是，他與父親一輩子其實都不對盤，但他又長得很像父親，像到就是他將小時候的自己與他小孩的照片放在一起比對時，父親還在下面留言：「左邊那張是我，可是你小時候沒有這麼胖。」這是父親對女兒迂迴表達愛的方式。至於作者後來愛上吃鳳梨心，以及他

買鳳梨心卻沒有跟苦瓜一起煮的結尾，也迂迴地講出父親這個人的命運。〈鳳梨心〉使用很多場景去敘述他所遭遇到的，但他真正體悟到的都是空白的地方，是位聰明的寫作者。

楊：我覺得就一篇散文作品，他的文字還是要提煉表達的文句，這一篇文字藝術性不夠，我能接受其中的巧思，但整篇讀完之後，情感好像少了一點高度。

林：這篇是很多彩的作品，我看了很多次，他想敘述很多東西。不過我的意見跟楊索比較像，作者有些文字比較沒有節制。我希望望家族書寫是多樣的，所以沒有投這篇，不過這篇讓人蠻期許的。討論結果：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南方〉

凌：〈南方〉的題目跟內文的連結有一種點燃體熱的感覺，文章中毫無忌諱地交代他跟對象開房間的經驗，而作者最厲害的

則是內心戲一幕幕呈現的過程。開頭第一行可以省略，直接用「面對南方」去談他那些不斷出現的自我衝突與伴侶間的情感關係，最後都是為了凸顯他自己的孤獨感。作者文字能力還不錯，他可能有很強烈的、想要自我對話的傾向。他使用這種類 書信體，既非告白也非溝通，反而是一種有魅力的喃喃自語，文藝腔也處理得不會讓人生厭。不過，他倒數第三行「寶藍祖母綠」，類似《荒人手記》色彩元素週期表的書寫方式可以不用。

楊：我覺得〈南方〉是整批作品裡文字是最好的，這篇的都會性與現代性也很強烈，他以方位在談論情感探索與經驗。他的抒情性以及文字所呈現出的，意象間的疊合是有說服力的。像性傑所說，是有魅力的喃喃自語又不會太超過。

林：我投給這篇是因為剛才看了很多作品，有的是為了高雄而寫。我起先怕他會寫得很濫情，但他卻像散文詩，也不直接說高雄是海港，卻能自然地帶出這條路走過去就是海港的描述。如果是全國性文學獎時，這樣的寫法，可以讓人一看就知道是高雄的海、旅館。而文章中來南方旅行、感覺孤獨而不濫情的情感，能襯托內心的空虛跟寂寞，不但有代表性，用字非常俐落。

廖：這篇我高度肯定，是難得的三角戀情，主角是處於弱勢。另外也把海洋、城市、地景地標以及島嶼完美混合，非常能代表台灣現代港都城市的地位。

討論結果：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決賽投票

評審仔細討論十四篇作品後，對於進入決賽的八篇作品，各自給分。第一名八分、第二名七分，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廖鴻基	楊索	凌性傑	孫梓評	總分	序位	獎項
巡海	2	8	4	4	3	21		
逢魔時刻	3	6	5	3	1	18		
鳳梨心	4	5	1	8	7	25	2	評審獎
沒有顏色的人	7	4	6	1	4	22		
南方	8	7	8	7	2	32	1	首獎
那隻書店死掉以後	5	3	3	5	6	22		
鯨歌	1	1	7	2	5	16		
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6	2	2	6	8	24	3	優選

主席宣布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名次如下：

首獎：〈南方〉

評審獎：〈鳳梨心〉

優選：〈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